

微型小说

那一片小小的光

□袁省梅

静怡等外面静下来后才出去的。

夏天的黄昏总是姗姗来迟,小区的夜晚在十点以后才渐渐安静了。静怡家楼前有一大片草坪,草坪里有细细窄窄曲折折的石子小路,有合欢树,有月季花。静怡喜欢这个草坪,喜欢合欢花的浓郁,也喜欢散落在草坪上的一簇一簇月季花,还有这里的安静。以前自习回来,爸爸就在这儿等着静怡……

眼下,静怡什么都不喜欢了。包括合欢树月季花,包括这黑里的静。爸爸病逝后,静怡能给阿姨——静怡的后妈的只有一个好成绩。可是,现在,静怡输在了最后的也是最高的赛场上。阿姨说,复读?阿姨说,上技校?阿姨说,你不用担心学费,你上到哪儿我就供到哪儿。阿姨说这些时,小心翼翼,慢慢的,说一个字,看静怡一眼。悄悄地看。静怡知道阿姨在看静怡。静怡不看阿姨。静怡受不了阿姨的这份小心。静怡想要是爸爸在就好了。

黑的夜里,静怡默默地走着,心里涌荡的只有失望和悲凉。今天,阿姨劝静怡去草坪走走,说以前你和你爸最爱在草坪上疯玩了。阿姨又找了一份工作,吃了饭就匆匆走了。要是静怡的成绩好,考上好大学,阿姨就不用这样辛苦了。静怡想。抬手抹泪时,手指上落下一片光。静怡没有理会,在黑的小路上慢慢走着。可是,那片薄的光分明地跟上了静怡,又在静怡眼前的草地上,照出了一小片绿的草。静怡向前走一步,光也跟着向前蹦一下。静怡慢了步子,光像小精灵一样就躺在草上一动不动了。有一下,光蹦得慢了,让静怡一脚踩住。静怡没有像小时候用脚狠狠地碾,静怡小心地蹲下,捞起那片光,捧在眼前。以前,爸爸和静怡经常玩这个游戏。

静怡的泪水滴满了脸。那片小小的光在静怡眼前蹦跳着,静怡也不再理会。静怡害怕想起从前。因为从前有爸爸。静怡匆匆地跑回家,不一会儿,阿姨回来了。静怡胡乱抓了本书,把脸埋在了书里。

第二天晚上,静怡还是等楼外安静了,才出来。

静怡刚一踏上草坪的小路,就看见了一片圆圆的光,静静地躺在草上,好像专门等静怡。静怡一走,光就跟着静怡蹦跳。静怡站住不动了,光就蹦到了静怡的脚上,身上,静怡一抓,光长了眼睛般倏地蹦到草地上去了。

谁呢?

静怡抬头寻找光从哪儿照来时,光却不见了。草坪边是一幢六层高的楼房,暗的亮的窗户好多,静怡不知道这片光从哪个窗户上照过来的。但静怡知道这是一个强光手电照射的。以前,爸爸和静怡玩这个游戏时,专门买来一个这样的手电筒。

静怡和光在草坪上“玩”了好长时间,有时静怡望着逗闹自己的光竟然有点恍惚,静怡觉得光就是爸爸,或者,爸爸就在那光里?静怡要回家了,那光在楼门口亮的光里只能看见一团模糊的影子了,还是紧紧地跟着静怡。静怡看着那团淡淡的光,心里就有了一丝的暖。光似乎也看出了静怡的心思,轻轻地晃了晃,好像在跟静怡说再见。

静怡回到家一会儿,阿姨也回来了。

静怡问阿姨又找了个什么工作?高考分数知道后,这是第一次跟阿姨说话。

阿姨呵呵笑,说是好工作。阿姨叫静怡别担心,说喜欢现在的工作。

静怡想给阿姨说那片光,嚅嚅嘴唇,没有说。静怡突然觉得这是静怡和爸爸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静怡在草坪上正跟光嬉闹时,下起了雨。夏天的雨,说一下下就下得老大。静怡站在草坪中心的小亭子下,想那片光会不会被雨阻挡了呢?光倏地却站到了静怡的眼前。亮亮的一小片。暖暖的一小片。静怡蹲下来,伸出手,把光舀到手心,久久地凝视。静怡把那片光抱在怀里,就像小时候爸爸抱静怡一样,呜呜地哭了。

雨停了,静怡也该回家了。光蹦跳着跟着静怡一直到楼门口。静怡觉得是光把静怡送回了家。这样想时,静怡觉得爸爸真的就在身边,陪着静怡,给静怡快乐和温暖,静怡默默地把那片光看了好一会儿。

阿姨回来了。可阿姨像是刚从水里爬上来般全身湿透。

静怡给阿姨拿衣服拿毛巾,给阿姨倒热水,问在哪上班怎么都湿透了?

阿姨呵呵笑着,说没事没事。扔下手里的包,去换衣服了。

静怡提起阿姨的包擦拭上面的雨水时,一下子就瞪大了眼睛——

包里有强光手电。

旋即,静怡眼泪雨水般纷纷扬扬。

瓦库

全国十佳特色茶馆

一个喝茶的地方

农家养猪,除去肉猪外,还养母猪。养了母猪就可下猪仔儿,猪仔满月不久就能卖猪仔儿。只有让猪仔儿全出圈,母猪才会再次发情,要不,就延长了它的生仔期,少赚钱。

那一年,我们家喂母猪就喂成了这个结果。

当时正值“文革”年代,我父亲还属“改造”对象,光干活不记工分,只给最低的平均口粮。再加上我们弟兄正处在长个儿的时期,饭量大,家中粮食压根儿就缺得多,现在又添了一窝猪,更显紧张。由于没钱买猪料,喂猪全靠涮锅的泔水和猪草,不多久,一群生龙活虎的猪仔儿便开始变形。一个个拉稀不止,屁股上硬一块不说,小尾巴也被稀屎粘掉了毛儿,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小棍儿。由于母猪奶少,猪盆里又没油水,猪仔儿身上的毛也支棱起来,看着非常干燥。由于皮肤干燥,不久又起了癣,脊梁骨两边黑一块白一块,样子十分丑陋。又由于饿,它们自然要拼命抢食,脑门上的毛也早已磨光,个个都变得像老鼠似的。过去它们的叫声悦耳动听,现在却如病呻吟,而且声音越来越低。更可怜那头母猪,吃不到好食,还要尽到母亲的责任给猪仔们喂奶,瘦得像条大扁鱼,走起路来,两条后腿直打摆。眼见一窝猪仔要完,父亲和母亲急了,到亲戚家借了几十斤红芋片,打成料,决定追喂一阵将猪仔卖掉。可令人想不到的是,由于长期饥饿,小猪们的肠子已饿细,猛喂也吃不下了。几天过后,虽有起色,但效果不大,眼见借的红芋片又要喂完,母亲决定卖猪仔。

为让猪仔压秤,临卖的那天早晨要弄一分好食水,将小猪儿们的肚子灌饱。卖猪仔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我家没架子车,首先要借到架子车,然后再去生产队牲口厩借条筐。那条筐有一米多高,将猪仔装进去,再用木板压了,以防猪仔逃跑,还便于买客看猪。捉猪仔之前,要将猪食盆放在屋内,等它们争先

名家新篇

卖猪仔

□孙方友

易的事。首先你家底儿要厚一些,要不就不就喂不起母猪。世上凡能赚钱的营生,必得扎本钱。从把一头小猪仔养成大母猪等它怀孕生仔儿再将十几个猪仔儿养出圈换成钱,这个漫长的过程光猪料这一项开支就很惊人。所以,就有“穷家喂母猪,主人要勒肚”之说,意思是猪与人争口粮,弄不好,大多是落个人瘦猪也瘦,猪仔儿变老鼠的下场。

那一年,我们家喂母猪就喂成了这个结果。

当时正值“文革”年代,我父亲还属“改造”对象,光干活不记工分,只给最低的平均口粮。再加上我们弟兄正处在长个儿的时期,饭量大,家中粮食压根儿就缺得多,现在又添了一窝猪,更显紧张。由于没钱买猪料,喂猪全靠涮锅的泔水和猪草,不多久,一群生龙活虎的猪仔儿便开始变形。一个个拉稀不止,屁股上硬一块不说,小尾巴也被稀屎粘掉了毛儿,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小棍儿。由于母猪奶少,猪盆里又没油水,猪仔儿身上的毛也支棱起来,看着非常干燥。由于皮肤干燥,不久又起了癣,脊梁骨两边黑一块白一块,样子十分丑陋。又由于饿,它们自然要拼命抢食,脑门上的毛也早已磨光,个个都变得像老鼠似的。过去它们的叫声悦耳动听,现在却如病呻吟,而且声音越来越低。更可怜那头母猪,吃不到好食,还要尽到母亲的责任给猪仔们喂奶,瘦得像条大扁鱼,走起路来,两条后腿直打摆。眼见一窝猪仔要完,父亲和母亲急了,到亲戚家借了几十斤红芋片,打成料,决定追喂一阵将猪仔卖掉。可令人想不到的是,由于长期饥饿,小猪们的肠子已饿细,猛喂也吃不下了。几天过后,虽有起色,但效果不大,眼见借的红芋片又要喂完,母亲决定卖猪仔。

为让猪仔压秤,临卖的那天早晨要弄一分好食水,将小猪儿们的肚子灌饱。卖猪仔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我家没架子车,首先要借到架子车,然后再去生产队牲口厩借条筐。那条筐有一米多高,将猪仔装进去,再用木板压了,以防猪仔逃跑,还便于买客看猪。捉猪仔之前,要将猪食盆放在屋内,等它们争先

恐后进屋抢食时,悄悄用门扇横在门口,再将绑着条筐的架子车迎门放好,等猪仔将猪食抢光了,便开始逮猪。小猪儿们东窜西跑,必得全家人下手,抓住一个,急忙放进条筐,用木板盖住。此时那头猪妈妈见要捉自己的孩子,极力保护,嚎叫着朝人示威反抗,所以必得有专人手持木棍看住它。等将七八个小猪仔抓完了,一家人身上也都弄得脏兮兮的。只是已顾不得这些,为抢一个好地方儿,在老母猪凄凉的叫声中急急拉车就朝猪市跑。

到了猪市上,人家喂出的肥猪仔不但价高卖得快,买者也多,十几头猪仔不一会儿就能被人抢光。而轮到我们,买客掀筐一看那瘦得可怜的猪仔,个个皱眉头,很快就走了过去。等了一早晨,也难卖掉一头。货卖人硬,那种等待真让人提心吊胆。每来一个买客,我的心立刻就悬了上去,目光里充满了某种乞求——可是,人家还是无情地走了过去。

第一次卖不掉,只好拉回家放了,要等上几天再卖。因为猪仔们已受过惊吓,得好几天警惕,要等它们放松警惕后才能骗它们进屋受擒。为了抢市,每次卖猪仔都要全家忙一回,头天晚上先借好所需,第二天要起大早给猪熬食,然后冷食、骗猪、抓猪……折腾得精疲力竭了,结果还是没卖掉。万般无奈,只好大降价,最后终于算处理掉了。记得那窝猪卖了七八次,算算总账非但不赚钱还赔钱赔工夫,并且折腾得我们一听说卖猪就浑身打抖,个个发誓饿死也不喂母猪了。母亲的发财梦受到严重创伤,很是泄气,不久便将那头母猪给阉了。

孙方友 河南南阳人,当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鬼谷子》《衙门口》《女匪》《乐神葛天》《紫石街》等,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刺客》《水坡》《禽兽》《女票》《虚幻构成》《谎释》《寿州街》等24部。代表作有“陈州笔记”系列和“小镇人物”系列。其作品先后获全国小小说奖、福建文学奖、河南省文艺成果奖、第二十届飞天短剧奖、首届金麻雀奖、首届吴承恩奖等各种文学奖七十余次。有近百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捷克、土耳其等文字。



遭遇时尚

人以群分

□王留强

这个时代,只要你会上网,都逃避不了各类QQ群的包围。骑友、车友、驴友、文友、戏友、鸽友、渔友,等等,有多少种爱好就有多少类群组织。这些群不用备案,只需一些口头的小章约约束一下而已。面对群,面对朋友邀请你的盛情,你总不会无动于衷,你最终会被群所蛊惑所感染所左右。有一天和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朋友说他加入的群多达几十个,真感佩他交际圈的广泛。

很多人早晨睁开眼或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电脑或手机,把自己的影子挂在网上。这是一种新的自我报到方式,无人提示,无人督促,纯粹成了一种个人习惯。现实距离的遥远和人际社会的高成本,促使快捷方便的网络群体火爆异常。坐在电脑前轻移鼠标,走在街头点亮手机,就易如反掌地联系到你想要见到的人,不用再车马劳顿相邀于咖啡厅,不用再心率加速相约于月上柳梢头。人与人之间,有时面对面近在眼前无话可说,而远在天涯素不相识却掏心掏肺。自由飞翔自我张扬的个性,让各种群拥有了无穷的魅力和无尽的生命力。

我没多少爱好,平日里将就着码些零碎的文字,于是被圈内的朋友相邀加入了

不少文学群。在群里,我见到了不少老朋友,也见到一些素来敬重的大腕,在这平等的场所里相互畅快对白,增长了知识,平添了不少乐趣。在群里,没人强求你什么,你可以滔滔不绝,也可以一言不发;你可以假装正经,也可以插科打诨;只要不自恋,不自夸,在群里会赚足很多人气。群主和管理员,是群里的高级和中级领导干部,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的敬重,在群里会得到淋漓尽致的享受。我参加过一些群,目睹过现身的群主像花果山美猴王般所受到的礼遇,吃饭时坐首席,行路时走前列,耳边全是美女帅哥们的美言暖语,很顺耳很受用。特别是一些户外群,从虚拟空间走出来,名正言顺地开始了户外群活动,有些初始还公平公正,久而久之染上了铜臭。受人之托和爱好驱使,我也建立了两个群,有空了只是与群友们聊聊天而已,严肃时像模像样探讨些所谓人生,活泛时互相发些掌段开开心。组织过两次群活动,没有游山也没有玩水,找了家特色店,猛吃海喝了一番。两年过去了,始终找不到做群主的美妙感觉。由于参与时间不多,很少上阵与大家聊天问好,觉得对不起大家,但看群内热闹非凡,自感做了好事一桩,给大家搭了一个交流

的平台,心里也荡漾起不少幸福波纹。在森林般的各等群里行走,并不是件轻松平常事,需要体力智力,特别是好视力。我自愧三力不足,便经常隐身。我算不上一个好演员,倒极像一个忠实的观众。在空余时往返流连于各类群内,看大家口吐莲花,看大家嬉笑怒骂。看到兴致时忍不住默声赞许或放声大笑,看到愤慨时也佐句粗言,间或也插上两句嘴,点上一个醒目的表情,以示支持和反对。人以群分,群以人聚。有的群里乌烟瘴气,有的群里风清气正;有的群里刀兵相见,有的群里温馨备至。群,极像一个免费的娱乐厅,虽然有人把门,但只是个摆设,退群的天天有,入群的也不断来,开心了投缘了就多玩些时间,郁闷了就抬脚走人。今天不高兴走了,明天高兴了又申请加入进来。自由出入,丝毫不顾及友人介绍入群的面子。在群里,有些人因缘成了知己和朋友,有些人一句话不和,成了冤家对头。在这个群里,你是个受尊重的群主,在另一个群里,却成了无名的草芥。群,不只是个公开的聊天室,它也是个开放的窗口和绿地,让疲惫的心灵来一次短暂的栖息,让曾经的创痛来一次舒缓的弥合。喜欢群,是因为喜欢我的群友们。